

鲁迅作品精选



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华盖集续编补编
热风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韩淑芳

封面设计：华 山

鲁迅作品精选

呐喊	彷徨	故事新编	野草	朝花夕拾	坟	二心集	三闲集	准风月谈	伪自由书	且介亭杂文附集	而已集	南腔北调集	花边文学
热风	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华盖集续编补编	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中国小说史略	汉文学史纲要	中国小说	的历史的变迁	古籍序跋集	译文序跋集

ISBN 7-5034-1134-1



9 787503 411342 >

ISBN 7-5034-1134-1

全套定价：198.00元

鲁迅作品精选·杂文

热风
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华盖集续编补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作品精选 / 华山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 1

ISBN 7-5034-1134-1

I. 鲁… II. 华… III. 鲁迅著作—选集 IV. 1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215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秦皇岛市晨欣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6.25 字数: 3168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2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198.00/9 册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热 风

题记	3
----------	---

一九一八年

随感录二十五	6
三十三	9
三十五	15
三十六	17
三十七	18
三十八	20

一九一九年

随感录三十九	25
四十	27
四十一	29
四十二	31
四十三	33
四十六	34
四十七	36
四十八	37
四十九	39
五十三	41

五十四	43
五十六 “来了”	45
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47
五十八 人心很古	48
五十九 “圣武”	50
六十一 不满	53
六十二 恨恨而死	55
六十三 “与幼者”	57
六十四 有无相通	59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60
六十六 生命的路	61

一九二一年

智识即罪恶	62
事实胜于雄辩	66

一九二二年

估《学衡》	67
为“俄国歌剧团”	71
无题	73
“以震其艰深”	75
所谓“国学”	77
儿歌的“反动”	79
“一是之学说”	81
不懂的音译	84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88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90
即小见大	93

一九二四年

望勿“纠正”	94
--------------	----

华盖集

题记	99
----------	----

一九二五年

咬文嚼字(一至二)	102
青年必读书	105
忽然想到(一至四)	106
通讯	112
论辩的魂灵	119
牺牲谟	122
战士和苍蝇	126
夏三虫	127
忽然想到(五至六)	129
杂感	134
北京通信	136
导师	139
长城	141
忽然想到(七至九)	142
“碰壁”之后	149
并非闲话	155
我的“籍”和“系”	160
咬文嚼字(三)	164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166
补白	176
答 KS 君	185
“碰壁”之余	188
并非闲话(二)	194

十四年的“读经”	198
评心雕龙	203
这个与那个	207
并非闲话(三)	215
我观北大	222
碎话	225
“公理”的把戏	229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235
后记	238

华盖集续编

小引	243
----------	-----

一九二六年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244
有趣的消息	253
学界的三魂	260
古书与白话	265
一点比喻	269
不是信	272
我还不能“带住”	289
送灶日漫笔	293
谈皇帝	297
无花的蔷薇	300
无花的蔷薇之二	306
“死地”	311
可惨与可笑	314
纪念刘和珍君	317

空谈	323
如此“讨赤”	327
无花的蔷薇之三	329
新的蔷薇	333
再来一次	337
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341
马上日记	345
马上支日记	355
马上日记之二	371
记“发薪”	377
记谈话	382
上海通信	387

华盖集续编补编

厦门通信	393
厦门通信(二)	396
《阿 Q 正传》的成因	399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	406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411
厦门通信(三)	413
海上通信	417

热

风

垫 风

曹廷



题 记

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以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而还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1]的拟态。

那是中华民国八年，即西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2]的示威运动以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西吉抗议排日运动^[3]，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们的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见得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4]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子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子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5]。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



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再后，更无可道了。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所以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1]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鲁迅。

《热风》是鲁迅第一本杂文集，收入鲁迅自1918至1924年早期所作杂文共计41篇，于1925年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

[1]童子军，是西方对在学少年儿童进行军事化训练的一种组织，由英国军官贝登堡于1908年创立，不久即流行于各资本主义国家。1912年中国开始有这种组织，“五四运动”期间，有童子军参加散发传单等活动。

[2]山东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于1919年1月召开分赃的“巴黎和会”，中国虽作为战胜国被邀参加，但会议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操纵下，公然决议将战败的德国根据1898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在中国山东攫取的各种特权，完全让与日



本,而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北京学生在5月4日首先罢课,集会游行,反对巴黎和会决议,要求惩办亲日派官僚。北京学生的这次斗争,成为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开端。

〔3〕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爱国群众纷纷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日本驻福州领事馆为破坏这个运动,于11月15日派出日本浪人和便衣警察,殴打表演爱国新剧的学生。次日,又打死打伤学生和市民多人,造成引起全国公愤的福州惨案。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反而于12月5日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硬说“事件责任全在中国”,要求取缔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小幡酉吉前此曾任日本驻中国的参赞,1915年帮助日本公使日置益和袁世凯订立“二十一条”的条约。

〔4〕《随感录》:《新青年》从1918年4月第4卷第4号起,发表关于社会和文化的短评,总题为《随感录》,起初各篇都只标明次第数码,没有单独的篇名,从第56篇起才在总题之下有各篇的题目。作者在《新青年》发表这种短评,是从1918年9月第5卷第3号的《随感录·二十五》开始,到1919年11月该刊第6卷第6号的《六十六生命的路》为止,共27篇,后全部收在本书中。

〔5〕此处的上海《时报》,应为上海《时事新报》,参见本书《随感录·四十六》。

〔6〕“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北宋僧人道原《传灯录·蒙山道明》:“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南宋岳珂《[木呈]史·记龙眼海会图》又有“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话。



一九一八年

随感录二十五⁽¹⁾

我一直从前曾见严又陵⁽²⁾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书名和原文都忘记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见许多孩子，辗转子车轮马足之间，很怕把他们碰死了，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很是害怕。”其实别的地方，也都如此，不过车马多少不同罢了。现在到了北京，这情形还未改变，我也时时发起这样的忧虑；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³⁾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



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4〕},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Otto Weininger)^{〔5〕}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1〕刊登在1918年9月15日北京的《新青年》第5卷第3号上,署名唐俟。

〔2〕严又陵,名复,字又陵,又字儿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生于1858年,卒于1921年,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1877年(清光绪三年)他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回国后,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等职。甲午(1894)中日战争中国失败后,他主张变法维新,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思想的介绍,先后翻译了英国赫胥黎(T.H. Huxley)所著的《天演论》、亚当·斯密(A. Smith)所著的《原富》以及法国孟德斯鸠所著的(C. L. Montesquieu)的《法意》等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但他在戊戌政变以后,政治上日趋保守,1915年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鲁迅这里提到的一段话,见于严译孟德斯鸠《法意》第18卷第25章的译者按语中,原文是:“吾每行都会街巷中,见数十百小儿,蹒跚踈踈于车轮马足间,辄为芒背,非虑其倾跌也,念三十年后,国民为如何众耳。呜呼,支那真不易为之国也!”

〔3〕此处所说“做”《天演论》,指严复翻译《天演论》不是完全忠实地依照原文的意



思。当时严复自己也把他的工作叫做“达指”，而不称为翻译。他在该书的《译例言》中说：“词句之间，时有所操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指，不云笔译。”《天演论》，严复于1895年翻译的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前两篇的题名，1898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木刻印行。

[4]“仍旧贯如之何”，语见《论语·先进》：“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

[5]华宁该尔，奥地利人，生于1880年，卒于1903年，仇视女性主义者。